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說完她與劉寒竹二人各鞠了一個躬，回頭退到後面去了。金蒲孤實在懶得再去費心思，連忙跟在她們後面也想去找到劉寒客直接解決！

可是說也奇怪，劉寒梅等三人的身形祇在門口一晃，已經失去了蹤影，那扇門近在咫尺，他用盡力氣，就是跨不過去，每舉一步，暗中總有一股無形的力量，將他推了回來。

金蒲孤連試幾次都無法成行，不禁心頭火起，褪下肩頭長弓，搭上一支鸞翎金僕姑長箭。

「唉」的一聲，長箭離弦，穿過門後就如泥牛入海，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了，也沒有產生任何影響！那門後是一面白色的粉壁，看去全無異妙，他的箭又是直線射去的，壁上不見痕跡，箭卻失了蹤！

這個奇怪的現象使他怔住了。

門後卻傳出劉寒梅的笑聲道：

「公子這鸞翎長箭取材不易，請不要再浪費了，四幅圖畫填起來並非事難事，不論公子填什麼，主人都會出來相見的，公子何必捨易而求難呢，案上筆墨已備……」

金蒲孤怒聲道：「我偏不受擺佈！」

劉寒梅的聲音笑著道：「那公子就請在室中住下去吧，到時候我們自然會送上飲食，保證公子生活無憂，祇是公子可別想離開了……」

話聲寂然而滅，金蒲孤一氣之下，又向來路退去，走到門口時，又被一股無形的潛力推了回來！

耿不取見狀一歎道：「小子！我們現在是甕中之蠶，進退都由不得自己了，還是聽人家的話吧！」

金蒲孤不服氣舉起一把椅子朝門中丟了出去，木椅一閃而滅，倒是順利通過了，可仍是不見反應。

後面傳來劉寒梅的笑語。「公子可千萬使不得性子，衣食定時供應，傢俱卻不再補充，公子若是丟光了，祇有席地而坐，那可是苦自己！」

聽聲音就在附近，然而卻無法捉摸，金蒲孤抬頭四望，但見四壁空空，不見一物，不禁怒道：「你說的圖畫呢？這牆上一片空白……」

劉寒梅遙笑道：「公子若有意解圖，到時自然可見！」

金蒲孤怒道：「我放一把火燒了這間破屋子……」

劉寒梅道：「公子千萬不可輕試，此屋為千古流傳最難解的玄天迷陣，主人也祇知佈置之法，假如公子輕率地破壞了佈置，很可能就因頓其中，連主人也無法將你們放出來了！」

金蒲孤那裡信這些邪，搶著要去拿取屋角的燭火，卻被耿不取一口吹熄了道：「小

子！你別亂來！那婆娘講的是真話！」

室中四壁密閉，他們進來的那扇門是開著的，外面通是通道，不透天光，另一扇通後面的門也不透光，室中原來儀仗那枝燭火照明，此刻已陷入一片黑暗！

金蒲孤在黑暗中摸索道：「老耿！你也心太急了，這一來我就是想看圖也沒法子！」

話剛說完，門後湧進一團亮光，室中又恢復了光明，同時又傳來劉寒梅的聲音道：「主人實在是愛惜公子，特別破例以夜明珠一顆奉上以供照明之用，也防備公子再作焚屋之舉，希望公子別再拿自己開玩笑！」

耿不取拾起明珠置在燭台，明珠發出的幽光照亮了全室，他才向呆立的金蒲孤招呼道：「小子！乖乖地聽人家話吧！我相信劉寒客不是虛言恫嚇，我剛進這屋子的時候就感到有點不太尋常，誰知道裡面還藏著這麼大的學問……玄天迷陣是有史以來最深奧的一個謎結，真不知劉寒客從那兒找來的……」

金蒲孤本來還想說兩句氣話的，但是轉念一想，這樣反而顯得淺薄無知，給外面的劉寒客平添笑料。

於是他閉起嘴，負起雙手，先踱到一麵粉壁前，慢慢地移目望去，牆上隱約之間顯出一個淡淡的人影，他立刻集中注意力，盯著那人影看時，人影也漸漸地清楚了，不但鬚眉毫髮，肌膚畢現，連那人影後面的背景也隱隱可見。

畫中是一個峨冠儒衣的中年人，丰神秀美，形貌飄逸，祇是他的面容上卻露出無限的惆悵。

（六十）

「事實上，我應該早點來拜望您才是，祇是一直鼓不起勇氣。今天為了智小姐，我不得不來向您請教一些藏在心底的問題，若有失利之處，還請您諒察。」

「你是從加納那兒聽說我的事吧？」

衣笠智仁嘴上雖這麼說，臉上卻看不出絲毫不安的神色。或許他早已想到會有這麼一天，所以才表現得如此穩重。

「不，加納律師什麼都沒說，是我在進行各項調查時聽您的大名，因此才知道的。而且前天晚上我還在劇院裡見過您，不是嗎？」

衣笠智仁微微抬起眼睛，他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做任何解釋。

衣笠智仁的住處坐落在澀谷松濤，除了長年服侍他的老傭人之外，祇剩幾名僕人。他近年來的生活主要是栽培蘭花，從金田一耕助目前所在的會客室看過去，不難看見對面的溫室裡種了各種珍奇的蘭花品種。

今天是戲院發生命案的第三天，金田一耕助因為命案疑雲重重而百思不解，祇好下定決心前來拜訪衣笠智仁。

他原以為這次登門拜訪，衣笠智仁不是樣稱不在家，就是讓海已吃閉門羹，沒想到結果卻出人意料之外；衣笠智仁不僅在會客室接見他，而且還答應和他單獨會談。

「您身份特殊，我也能理解您不想在公開場合露面的心情。但是我們卻不能任憑的案發生而坐視不管，所以，我想請教您一些問題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不能再讓兇手逍遙法外了。」

衣笠智仁神情黯然地附和著金田一耕助的話。

「關於這件事，祇要是我知道的，一定會毫不保留地告訴你。可是正如你剛才所說，我並不想站在大眾面前，我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現在報章雜誌或任何媒體上……」

「這一點請您放心，我絕不會洩露您的秘密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衣笠智仁清澈的眸子定定地注視著金田一耕助，不久微微一笑。

「你對我的事瞭解多少？」

「嗯，七八分吧！你是智小姐的爺爺，不過由於你不能公開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又希望能盡早見智小姐一面，於是私下化裝、易容前往修善寺。」

「沒錯，沒錯。然後呢？」

「接下來的部分祇是我自己的推測，如果有不對的地方，還請多包涵。您不中意大道寺先生為智小姐挑選的未來夫婿人選，所以另選多門連太郎，並且希望他能和智小姐結婚？」

金田一耕助一說完，衣笠智仁立刻眯起眼睛，表情吃驚地看著他，過了一會兒才說：

「金田一先生，大道寺是不是也注意到這件事了？」

他顯得非常不安。

「不，我想他大概還不知道吧！當然，他是個聰明人，自然會對多門連太郎這號人物起疑心，祇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一切全是您策劃的。」

（一〇六）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呆了好一會，我才把陶格夫人的屍體，推到了海中，一個浪花捲過，就捲了開去。

剛才，在發呆的時候，我在想：陶格夫人臨死之前，用她的動作替代語言，給了我答案，可是，答案是什麼呢？

她先指自己的頭，又把手按在我的頭頂上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我對於打這類用手勢來表示的「啞謎」，不是很在行。若干年之前，在我和白素各自駕車交錯而過時，白素就向我作了幾個手勢，她要告訴我的是「有人在照鏡子的時候，在鏡中看不到自己」，我就怎麼想都沒有想出來，後來果得白素在日本，以謀殺罪被起訴，可知我在這方面的能力甚差。

所以，我想了一會，不得要領，就不再去想。一方面，仍然照我的笨辦法行事——我希望在發現了陶格夫人之後，還能發現陶格先生，也希望可以再發現多一些「死」了的小機械人。

同時，我又細細把陶格夫人、伊凡和唐娜的話，想了一遍，作初步結論。

陶格夫人的話，其實很容易理解：未來世界的主宰者，回到了過去，做了一些手腳，設下了圈套，使得世界的發展，到最後，會出現出機械人作主宰的未來世界。

這個圈套，針對人類而設，而且，人人都躲不過去，圈套的內容，十分複雜，大圈套之中，還有無數小圈套。

人類顯然全跌進了這個圈套之中，因為未來世界在許多年之後，順利出現。至於後來，未來世界又發生了什麼事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有了這樣初步的結論之後，我不禁苦笑，但同時也覺得很輕鬆——因為那是無法改變的事實，不論我如何努力，都無法扭轉未來世界，由機械人主宰的事實（我確知未來世界的存在），我沒有什麼可做的。

陶格的一家人，在知道了有這種的圈套存在之後，急於想說給我聽，那是把我看得太高了，我有什麼能力去扭轉世界上必然會來到的發展？

想到這裡，我長歎了一聲，這時，快艇也已駛完了那一帶沿海的峭壁，並沒有進一步的發展。我唯一可做的事也做了——大聲疾呼，請唐娜的記憶組再進入陳安女的腦部，祇要一小時就夠，把安安還給他們的父母，一小時後，安安再變成植物人，也就不關溫寶裕的事了。

上了岸，來到了大宅的附近，經由溫寶裕告訴我的一個秘密，進入了大宅之中，上了三樓，祇覺得大宅中出奇地靜。

我推開了那間房間的門，祇見陳安安，仍然像是一截木頭那樣站着。而溫寶裕則坐在她的面前，雙手抱膝，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望著她，口中在喃喃自語。

（七十八）



「你永遠也不會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，因為你的心不在這裡，你的柔順是被現實所逼出的無奈表現，不是出自於你的真心！你自己內心有數，成親這麼久了，你會全心全意對過我嗎？曾真正關心過我嗎？親兒，你對我的感情就像這串晶玉，看似純然無瑕，一顆顆卻是分開的，線一斷就散了！」他嗓音很冷，大手用力一扯，項鍊斷落，晶玉霎時灑落一地，敲出了清脆的響聲。

霍非凡推開凌觀兒，寒著臉大步離開。

凌觀兒輕呼，小手想接住四散的晶玉，晶玉卻從她手縫中散落。她愕然地睜大眼睛霍非凡離去，她想追上，腳動了一步，卻不知道自己追上他後要說什麼，祇能愣愣地看著他氣沖沖走出內室離開，然後傳來了大門用力關上的巨響。

這響聲也像打在凌觀兒的心上般，讓她感到隱隱作疼。呆了半晌，凌觀兒才回神忙蹲下身撿拾晶玉。這麼美麗的項鍊，他怎捨得這樣毀棄它呢？這還是他要送給她的禮物啊。邊撿，凌觀兒的眼淚也不自覺地落下。

雪蓮、綠萍看到莊主鐵青著一張臉從如玉樓離開，她們忙回房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。

「九夫人，您在找什麼？奴婢幫您。」雪蓮看凌觀兒蹲在地上撿東西，忙和綠萍要幫忙。

「不要，你們不用幫忙，我可以自己找到的，你們別進來，退下去吧。」凌觀兒抹去眼淚，趕忙喝阻丫環們動手。那是屬於她的東西，她不想別人幫忙。

雪蓮、綠萍對看一眼，不懂夫人為何不要她們幫忙，但夫人這麼說了，兩人祇好退下。

凌觀兒將地上的晶玉一顆顆撿回盒裡，仔細地一處處尋找可有遺漏的，直至

確定都找齊了，才放下。

看著錦盒裡一顆顆晶玉，凌觀兒放在掌中撫弄。如今晶玉是找齊了，但晶玉的洞這麼小，一般的絲線根本穿不過去。她無奈地歎口氣，難道這條項鍊就這樣散了再也穿不上了嗎？

或許它原來的線還能用呢。凌觀兒又忙在地上找被扯斷的線。找著了！這條線細如髮絲，也是透明的，她細心檢查這線斷得如何，卻驚訝發現線本身並沒斷，祇是兩端打結處被扯開而已。這令凌觀兒很開心，立刻就將晶玉一顆顆串回線上，再小心謹慎地打好結。可以了！凌觀兒歡喜地看到晶玉又串成了項鍊，將項鍊緊緊握在手中。等霍非凡回來看到她將項鍊恢復原狀了，他一定就不會再生氣了吧？

你對我的感情就有如這串晶玉，看似純然無瑕，一顆顆卻是分開的，線一斷就散了！

霍非凡的話跳入她腦裡，凌觀兒心緊縮了下。是這樣嗎？霍非凡認為她對他無情，她自己以為呢？凌觀兒自己問自己，也努力思索著答案。

月亮的光芒照在晶玉上，本來透明無色的晶玉起了變化，七彩光華在珠面上流轉，每顆晶玉都在發光，如同一個個小月亮般，還比月色多了許多道光彩，非常亮奪目。

（五十）

非凡莊主

可完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柯爺道：「小女年輕，未嫻父母之訓，倘早為出嫁，必失姑姑之歡，此一不可也；我查宣家兒郎，外貌雖有可觀，內裡惜無實學，且舉止輕浮，不似讀書人的氣度，此二不可也；兩姨做親，更有嫌疑之別，一不謹防，將來必弄成大話柄來，此三不可也。年兄前來代小弟的女兒做媒，非敢方命。祇為其中有三不可，不能曲從。年兄切勿見怪。」

裴爺聽這一派迂腐的話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似年兄這番議論，將來代令媛做媒，必是乃尊方得妥當。」柯爺也笑道：「年兄又來說趣話了。豈有毛遂自薦的？」裴爺道：「此刻不與年兄爭論，日後自有應驗。就此告別，回伏貴連襟。」說著起身，柯爺也不相留，送了裴爺上轎而去。

方轉身回後，到了秀林房內坐下，秀林問道：「外面會的是什麼客？」柯爺道：「是同年裴長卿。」秀林道：「裴公來做什麼的？」柯爺道：「總是我家老不賢惹出來的事。」秀林吃驚道：「說的什麼事是他惹出來的？」柯爺道：「就是宣家姨侄來拜見什麼姨丈姨母，這老不賢又叫出女兒與他見面。你想，一個不出閣門的女子，便與面生不之的人會面，成何家教！我說了老不賢幾句，他還與我吵鬧。如今可弄出話柄來了。」

秀林道：「有甚話柄？快說與我聽！」柯爺道：「可恨宣家小畜生，竟看上了我女。回去告知父母，央了裴司寇為媒，豈不是個話柄！」

秀林道：「你可依允這頭親事？」柯爺搖手道：「小畜生在那裡想天鵝肉吃，連夢也不會做醒。我非但親事不允，從今後還要加意防閑呢！」秀林肚內笑道：「任你怎麼防閑，也要弄頂綠帽子你戴一戴。但寶珠這個丫頭，見我十分肆無忌憚。待我激惱癡老幾句，奈何小賤人一番，聊出前日心頭之氣。」暗將毒計安排，反說：「你也忒迂腐！兩姨姊妹乃是切戚，就常在一處頑耍，有什麼苟且事兒做也來呢？」

柯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也來說混話了！男女年紀俱已不小，豈無瓜李之嫌？況宣家小畜生一見女兒之面，既有心求婚，便不是個有行止的人了。何可令其常時聚首，以開冶容海淫之門？這是斷不可的！」

秀林笑道：「你女兒乃千金小姐，慣會說人的。怎肯將事做錯，惹人笑話？還是你過於拘板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柯爺愈起來，連稱：「混說！寶珠少不得有日大為教訓一番，方知女兒家不可出頭露面，乃閨門之福呢！」

（九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